



父亲离开我们，已有15年了。

从小我和父亲都不“友好”，总觉得他太严厉，很少对我有过笑脸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却让我释然了。

初中一年级那年，学校放寒假，当大队支书的伯伯到公社开会，把我带到公社交给父亲。伯伯的意思很清楚，他想让我在假期，跟着父亲在公社食堂吃几顿饱饭。

晚上，我和父亲盖一床被子，我不敢靠近他，和他隔得远远的。但他总把被子往我睡的方向挪，生怕把我冻着。他以为我睡着了，用手在我腿上和身上来回抚摸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太瘦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在公社食堂吃早餐，父亲把他的一碗面条分给我一半，嘴里还说：“多吃点长胖点，长大了才有力气干活。”

要知道，那段日子，是父亲一生的至暗时刻，他白天工作，晚上还要接受批斗。从公社书记降职为副书记，不久又降

冬至福至，五通桥杨柳村的一厦外观平淡无奇的居舍里，飘出了一阵阵烤红苕的甜香。舍主刘亚迪正在往火炉里添加柴，跳跃的火苗映红了他的脸庞。我们刚刚从岷江边沿着蜿蜒的村道上来，山丘间寒冷的风，吹落了无数枯萎的树叶。僵硬的手，吹捧着滚烫的红苕，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。

刘亚迪的家在村里一处不高的小山丘上，青砖砌墙，石灰勾线，青瓦覆顶，林竹掩映。院坝不大，右置小池，青花瓷片贴边，内有小山，并植蕨类，水有游鱼，灵动而不畏寒。屋檐分置盆景，形态各异，红梅红苞，墨兰墨苞，皆待盛开。至此，方知刘宅为雅居。

我们向火的地方，是雅居的侧屋，名明佳茶寮，陈设简单，一几三沙发，另一端一张八仙桌，上铺蓝底碎白花桌布，桌上一黑色花瓶，一枝蜡梅横斜，花开数朵。屋角方桌上有留声机，如同民国时期电影里的一样。愉快的谈话在这温暖如春的空间展开了。怀旧的地方自然适宜于交谈往事，我们谈到了劳动街，之前他家在劳动街11组，我家在4组，有个姑婆巷子，是我们都走了无数遍的地方。姑婆巷子还有半边是以前的样子，只是两三丈高的青石头墙，已风化得不成样子了。还谈到了大河边、小河边、王爷庙、堰埂、吊桥、米酥……说起这些地名、点心，都是满满的情怀。他研究过王爷庙，只为保留一点童

我的故乡名曰大坡，坐落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北部的群山之中。那里有着红土地的厚重，山峦的绵延和四季分明的更迭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一砖一瓦，都沉淀着最质朴的乡愁，是无论走多远都魂牵梦绕的根脉。

而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故乡大坡的清晨如一幅未干的水墨画，在宣纸上缓缓洇开。

当天光微熹时，屋外那棵核桃树上的鸟雀，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，像一群热烈欢唱的孩子，在尽情地高歌。接着，隔壁阿婆家院里的公鸡也扯起嗓子啼鸣了，一声、两声，然后整个村子都跟着醒了过来。我躺在老家的土坯房里，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，心里软乎乎的。在重庆的这些年，早晨总是被闹钟和窗外的车鸣声吵醒，哪有故乡这股亲切、自然、舒心。

我披了件外套出门。晨雾如同一层薄纱，笼罩在村子上空。远处的“大分子”山在雾气中只显现出模糊的轮廓，像头卧着的水牛，安静得很。脚下的小石子路，还略带着些凉意，踩上去，鞋底能清晰触到石头的棱角，微微有些硌人。

村中心的龙潭边，几位老人正坐在石

父爱如山

□杨辉隆

为武装部部长，直至下放到一个叫天鹅大队的偏远大队劳动。尽管后来落实了政策，但对他造成的身心伤害一辈子都难以愈合。

我16岁离开家乡到部队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逃离他。他也因工作忙迟迟没有出现，直到新兵集合快上船了，他才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，塞给我一个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在部队听首长的话，好好干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码头。等我上船后，打开包一看，除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和《雷锋日记》，什么都没有。

父亲反对我酗酒，记得爷爷去世后，我请假回家奔丧，几个已经退伍的战友缠着我闹酒，父亲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还当众摔了我的酒杯。这一切，在我的认识中都认为是父亲过分了。我长大后才明白，父亲对我的爱，虽然硬得像柏树条子，落在我身上很疼，但他收回去也从不解释。他宁愿把对我的爱藏在骂声里，哪怕我做得再好，考了双百分，他也吝啬得不给一句夸赞。后来我提干了，甚至职务超过了他在人前人也从未说一句肯定我的话。

其实，我小的时候，母亲也没少埋怨父亲：“你对老大是不是太严格了？他还是个孩子呢！”父亲却说：“你不懂，男人不受点打磨，将来在社会上站不住脚，走不稳路，经不起摔打，更不能扛事儿。”

后来，我也当了三个孩子的父亲，一直思考父亲对我的爱，属于什么类型？原

清雅栖迟

□张建红

年的记忆。他找以前糖果厂80多岁的师傅学习制作米酥，只因现在忘记了当年的味道。

其实，仅仅有情怀是不够的，亚迪更想留下的是五通桥文化的底子。当年乐宜高速开修，西坝窑横空出世，亚迪以敏锐的本能，开始了西坝窑的考察。持续深入的实地考察，胜过书斋里读书万卷的研究者。基于对西坝窑瓷器的认识，他复烧了西坝窑一些独特的釉色，黑釉、玳瑁釉、蓝釉几可以假乱真，甚至可以说是西坝窑的重生。他最大的希望是五通桥有一个西坝窑博物馆。

亚迪喜欢收藏，且特别喜欢收藏与五通桥有关的物件。其中有40多件文物与五通桥盐文化有关，这批文物已于冬至前全数捐赠于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，用于五通桥盐文化博物馆永久展陈。亚迪说，民国竹根滩分驻所水警白瓷釉上彩盘最为珍贵。此件盘子正是竹根滩水警民国三十三年存在的佐证，此盘直径26厘米，画工精细，画面呈现盐码头杨家祠（现川剧团所在地）民国时期唯美场景，笔法流利，天高云淡，群雁人字远飞，山势蜿蜒，双峰屹立，河岸绿树成荫。古树之下，

大坡晨韵

□冯源

头上钓鱼，骤起的风把塘里的水吹出了阵阵涟漪，并将云影、树影揉成了细碎的模样，荡漾在粼粼的波光里。偶有鱼咬钩，老人轻轻提竿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笑意，这是诉说着岁月的温情与宁静。在龙潭的不远处，几个孩子追逐打闹着，手里拿着草编小兜，笑声似银铃般，在晨雾里飘得很远很远。

再往前走，是村里的菜地，雾还未散尽，菜叶上的露珠在晨曦的微光里闪着亮。天空发出柔和的光辉，澄清又缥缈。几个婶子弯着腰摘菜，手指在菜叶间灵活地来回动着。她们看见了我，笑着说：“源源，回来了嘎！”那声音带着浓浓的乡音，朴实而温暖，像记忆里的阳光，将漂泊在外的我轻轻挽回故乡的怀抱。

这时，不知是谁家飘起了袅袅炊烟。淡淡的，在雾气里散开来。接着，第二缕、第三缕……那些升腾的烟火气，仿佛是大地深处呼出的温热气息。我闻到了柴火的味道，混着饵块的清香，还有腌菜的酸

来父亲对我的爱属于大山型，他是想通过增加压力来塑造我坚韧的性格，让我成为他理想中的人物，可惜我终究是让他失望了！

父亲退休后，长期住在乡下老家，不愿进城和我居住。他把自己比着是一条在一个塘里生活久了的鱼，挪不得地方。其实他是怕给我添麻烦。他在乡下和母亲其乐融融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他清早起床打扫院子，白天和乡亲们一起探讨怎样种脐橙，他种的脐橙是出了名的“果型端、口感好、色泽鲜亮”的上品。他70岁时，我给他做了一次生，事后他把我花销的2000元钱一分不少地给了我。晚年的父亲经常盼望我带着孩子回去，他为了让我回去后能吃到新鲜的脐橙，竟然把脐橙放进早已废弃的地窖，以延长保鲜期。每次我回去后，他都要脚步蹒跚地下到地窖里捡一篮子上好的脐橙，亲手削好后递到我手上。每当这时，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阵阵感动……

但我终究要感谢父亲，是他教会了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我也希望人世间的每一份真情，都不被辜负。在父亲这样特别的教育下，我对人生的认识也很特别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心里门清，而且遇事宠辱不惊，心理素质强大得很。在我看来只要坚守做人的底线，天大的事都是常事，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吊脚楼中，一人向河而坐。小河潺潺，孤舟漂泊，渔夫独钓。上方有21字行书题款：“竹根滩水警分驻所用品，卅三年仲春制于乐成工厂。”画面干净简洁，气氛宁静，颇有古人诗意，可谓画中有诗，品之余韵不绝，让人惊艳于五通桥小西湖之山水，感叹于不知名的画工水平之高。因尺寸很大，在当地小窑场烧制，因技术问题略有不平，使用胎土为本地白泥巴。釉也为本地所产。制作的乐成工厂也不知去向，无考。相传此件盘子因解放时水警都逃离了，剩下西坝的一位厨师，因没有领到饷银，一气之下拿走了8张盘子作为补偿。亚迪在朋友圈里写道：“很恋恋不舍地把你们送去了该去的地方，也算是地方文物的最好归属了。”辛辛苦苦，费尽心思寻到身边，陪伴自己长长久久的日子，一朝相别，对于怀旧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不舍。

“弯弓射鲁虎，明月读楚辞。”刘宅堂屋挂着杨天开先生手书的对联，英武书香扑面而来，恰与“冬至阳气起”暗合。刘亚迪钟情于生活，执着于收藏，痴迷于地方文化，名其宅“清雅栖迟”，语出《诗经》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是可爰也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犍为县文联）

香。那是奶奶灶台上的温度，带着老屋土墙的厚重，带着大坡清晨的水汽，直击我的内心，瞬间红了眼眶，这是我在重庆无法品尝到的家乡味。

太阳慢慢升了起来，晨雾渐渐散去。一片霞光四射，到处都显得生机勃勃。田野里，稻苗、菜苗……是写在上面的绿色音符，一行行、一列列，把高原的春天写成了最动人的篇章。在田间的小路上，扛着农具的人多了起来，他们说笑着，走向自家的田地。我知道，大坡的一天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站在村口，晨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，拂过面颊，眼前的所有景致，都化成一幅流动的画卷。这就是我的老家，大坡的早晨。这里没有车马的喧嚣，没有机器的轰鸣，取而代之的是万物生长的声音与邻里间淳朴的人情。这方天地早已化作滚烫的乡愁印记，深深镌刻在我心头，任凭时光流转，也无论我走多远，都不会忘记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理事）

能懂的诗

遥寄阿爸

□耕夫

二十四年，足够青山把一场雪，还给云朵。我在京华灯火里，数自己霜白的鬓，突然读懂——您当年用锄头刻下的，不是沟壑，是时间给土地写的，无字遗言。而我，那时却来不及俯身拾起。

阿爸，我曾是您掌心挣脱的种子，被风吹向高处的楼群与奔忙。待我学会用雨声灌溉山岗，您已把一生的沉默，种进了山岗。那些年我只顾赶路，一次也没回头——您的身影，正一寸寸矮进夕阳。

如今我的愧怍，是枝头最迟的那枚果，落下来，无声，却砸痛了月光。父爱如山吗？不，山有棱角，而您更像那条远去的河流——载着稻谷、汗滴与未竟的叮咛，把自己流成我梦里，永不干涸的远方。可我从没问过，那一路奔流中，您可曾渴过？——这是我今生，最迟开口的、最轻的叩问。

天堂若有回音，请收下这迟到的姓氏，它穿越了半生疏离与踉跄。阿爸，当我终于活成您的背影，才明白：那最深的抵达，不过是泥土深处，一粒种子的安详。如今每一次弯腰劳作，我都觉得，是在偿还，那些年欠您的——回望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辉煌历程矗丰碑

——建党105周年抒怀

□姚代云

红船破浪，
百五远航。
披荆斩棘驱迷雾，
星火燎原涤旧霜。

镰斧劈出新天地，
旌旗一展乾坤朗。
大吕黄钟颂笙歌，
神州击节书沧桑。

巡天北斗开云路，
万里天眼碧落亮。
披风高铁越千岭，
巨舰镇海守域疆。

AI神韵惊世界，
人工智能耀东方。
剑指寰宇风雷激，
东风一啸国威扬。

金瓯无缺告乃翁，
岁月静好诗千行。
辉煌历程矗丰碑，
逐梦奋楫心向党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